

达尔文著

人类原始及类择



达尔文著

人类原始及类群

人 类 原 始 及 类 擇

达 尔 文 著
馬 君 武 譯

商 务 印 書 館

人 类 原 始 及 类 擇

达尔文著

馬君武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廠 印 刷

13017·151

1930 年 4 月初版

開本 787×1092 1/36

1957 年 8 月重印第 1 版

字數 475,000

1957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印張 28 10/18 插頁 4

定價 (7) 洋 2.60

出版說明

達爾文 (Charles R. Darwin, 1809—1882) 是十九世紀偉大的——英國科學家唯物主義的生物學家。他運用了大量的自然科學的材料。科學地論證了關於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的學說，建立了物種起源和發展的唯物主義理論，他在科學上的功績是不朽的。

當然，他的學說由於時代的條件勢必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唯物主義的生物科學家在這一方面也作了很多的推陳出新的工作，大大豐富發展了達爾文的學說。但是達爾文的著作仍然是生物科學中最重要的文獻之一。

人類原始及類擇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是達爾文的主要著作之一，原書初版於一八七一年，譯本於一九三〇年出版。這次是根據萬有文庫版本舊紙型重印的，僅對個別字句作了修訂。原裝分訂九冊，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冊，面數仍舊。這次重印又從蘇聯大百科全書中譯了達爾文一篇，作為研究達爾文學說的參攷。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四月

達爾文

查理士·羅伯特·達爾文（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是偉大的英國自然科學家，進化學說——達爾文主義——的創立者，科學的進化生物學的奠基者。生於士魯茲巴立城（英國）。他的祖父艾拉斯馬斯·達爾文（一七三一——一八〇二）是當時著名的科學家、醫生和詩人，是進化思想的預言者之一。達爾文的父親也是醫生，按照達爾文的說法，他具有驚人的洞察力。『達爾文自己承認，他在學校中什麼也沒有學到，「因為這所學校是古典式的，」但他同哥哥一起研究化學，他的老師因而給他起了一個輕蔑的綽號「瓦斯。」在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和在劍橋大學神學院（由於他父親的堅持）求學，也沒有使他的知識特別豐富起來』（季米里亞捷夫，參閱格拉納特編的百科辭典中『達爾文』一條）。達爾文用獨立的研究，主要是自然科學問題方面的研究，填補了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的不足。約·赫瑟爾的著作自然哲學（一八三一年）對他的影響特別大。達爾文在其自傳中說道：這部著作的閱讀使他激

起了『在自然科學的宏偉大廈中砌上自己這一渺小的磚瓦之熱烈願望。』由於閱讀亞·洪保德的旅行記，達爾文對遠途旅行產生了興趣。一八三一年，達爾文在大學畢業後，經過一位大學教授的介紹，參加了『比戈爾號』上的環球旅行。關於這一事件在這位偉大科學家後來的整個生活和活動中的巨大意義，可以從他自己的話中看出來：『這是我的第二次誕生。我在科學中所作的一切，都應當歸功於在『比戈爾號』上的旅行』（同上書）。一八三六年，他旅行歸來。一八四二年，病魔迫使他離開倫敦，遷到倫敦附近的道恩村居住，並在那裏渡其一生。一八三九年，達爾文發表了著名的調查筆記，後來又發表了學術著作珊瑚礁的構造和分布（一八四二年）和專題著作蔓足（兩卷本，一八五一——一八五四年）。從達爾文的筆記簿中可以看出，達爾文的進化的基本觀念，甚至進化論論點的最後定式，就是在這時候形成的，就是說，在他闡述進化論基本論點的天才著作根據自然選擇即在生存鬥爭中適者生存的物種起源發表前二十年就形成了。達爾文根據在『比戈爾號』上旅行時的觀察，作出了結論：植物種和動物種不是永恆的，而是可變的，現有的種是以天然的方式從過去曾經存在的其他種產生的。長期的農業實際經驗，為生物

界的起源和發展規律的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豐富的材料；達爾文就在這種農業實際經驗中爲他關於生物種變異性的天才結論找到了輝煌的全面的證實。達爾文提出和論證了自己的進化理論，從而爲科學的進化生物學樹立了開端。在達爾文以前，林奈和居維葉關於物種創造、關於物種在創造後的不變性、關於現存的動植物種和過去曾經存在的動植物種之間沒有繼承關係、關於據說支配着有機界的那種原始合目的性等等的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和形而上學的而且在本質上是宗教式的學說，在自然科學中佔着統治地位。這些反動學說在達爾文以前已經被他的先驅者們、宣傳有機界可變性和發展的思想的科學家們（羅蒙諾索夫、波洛托夫、戈里亞尼諾夫、拉馬克、喬弗羅依、聖提雷爾、加拉霍夫、魯里耶、謝越爾、錯夫等人）在頗大程度上推翻了。達爾文的理論第一次爲自然界中有機體的無窮無盡多樣性提供了科學根據。恩格斯寫道：『不管這個學說在一些細節上還會有什麼改變，但是整個講來，它現在已經把問題解答得令人再滿意沒有了。有機體從少數簡單形態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各種各樣複雜形態一直到人類爲止的發展系列，基本上是確定了。因此，不僅有了可能來說明有機的自然產物的現存代表，而且也爲人類精神的史』

前時代，爲從簡單的無構造的但有刺激感應的最下等有機體的原形質起到能够思想的人腦爲止的各個發展階段的追溯提供了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史前時代，那末能够思想的人腦的存在仍然是一個奇蹟。」（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譯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一六二頁）列寧寫道：『達爾文推翻了那種把動植物種看做彼此毫無聯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確定了物種的可變性和承續性……』（列寧全集，第一卷，中譯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一二二頁）。斯大林也指出：拉馬克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方法『使生物科學站住了腳』（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中譯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七九頁）。達爾文確定了物種的可變性以及物種在進化過程中彼此間的繼承關係，用唯物主義的方法解釋了有機體的構造中和它們對生活條件的適應性中表現出來的合理性的自然原因。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的理論是達爾文進化學說的奠基石。達爾文表明，生物界中觀察到的合理性，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恰恰是藉助於有機體有益變異的選擇的方式而造成的。達爾文的學說不但對生物學的發展，而且對整個自然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改造性的影響，恩格斯認爲這個學說是三個

偉大科學發現之一（其他兩個是細胞和能量轉換定律的發現，）由於這些發現，自然科學才成爲自然界的唯物主義認識的系統。斯大林把達爾文的名字列入科學巨匠之列，認爲他們『不管有何障礙，都能不顧一切而打破舊說，創立新說』（斯大林：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在克里姆林宮接見高等學校工作者時的講話，列寧文選兩卷本，中譯本，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第一卷，第六〇頁。）

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的第一版在一天內就銷售一空。按照季米里亞捷夫的說法，甚至西歐科學的最傑出的代表人物（阿伽西、奧文、賴依爾、特康多爾等人，）不但在思想上沒有準備接受達爾文的生物界發展理論，而且不認爲這種理論是可能的。達爾文的戰友赫胥黎說道：『世界的科學家大會當然會以絕大多數譴責我們（即達爾文的一小羣志同道合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當時的少數具有進步思想的生物學家們（海克爾等人，）首先就是例外。科學共產主義的偉大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達爾文文學說出現的最初期，就加以高度評價，並保衛這個學說，使它免受以教會爲首的各種各樣反動派和黑暗勢力的攻擊。從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出版

後不到三星期，恩格斯就寫信給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一般說來，我現在正在閱讀的達爾文的著作是很好的。在這個領域中，目的論仍然沒有被推翻，而現在被推翻了。此外，直到現在為止仍然沒有人作過這樣偉大的嘗試，來證明自然界中的歷史發展，何況還證明得那樣成功』（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俄文版，第四六八頁）。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談到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這本書為我們的觀點提供自然歷史基礎』（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俄文版，第五五一頁）。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著作中常常引用達爾文的話。恩格斯保衛着達爾文和他的唯物學說，使它免受杜林的無知識的、粗暴的和不正當的攻擊。值得注意的，一切具有進步思想的俄國科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謝切諾夫、梅赤尼科夫、柯瓦列夫、斯基兄弟、巴甫洛夫、季米里亞捷夫等人）也都保衛着達爾文理論的科學基礎，使它免受敵人的攻擊，並創造性地加以進一步發展。

一八六八年，達爾文的著作馴化動物和栽培植物兩卷本出版了；這部著作在米丘林學說出現和廣泛傳播以前的長時期內，是關於變異性和遺傳性（自然選擇的兩個基礎）問題之最完

全和深思熟慮的總結。一八七一年，達爾文的著作人的起源和性的選擇（本書舊譯名：人類原始及類擇）出版；在這部著作中，達爾文的學說，按照季米里亞捷夫的說法，『應用到最複雜和最極端的情形——應用到不但具有肉體特性，而且具有智力和道德特性的人類。』在這部著作中，達爾文提出了關於人類起源於類人猿祖先的思想，達爾文在研究了花和昆蟲之間的相互適應現象之後，在其著作論蘭科植物藉昆蟲受精時的各種適應和同種植物的花的不同形態中，證明了花對於藉昆蟲進行異花受精而發生複雜適應的事實。在植物的自花傳粉和異花傳粉這一著作中，達爾文表明，異花受精永遠是有利的，因為它比自花受精創造了更巨大、更繁盛和更能育的世代。在攀緣植物的例子中，論攀緣植物的運動和習性（一八七六年），論植物的運動能力（一八八〇年），達爾文又一次地論證了自然選擇理論。在這些植物上，細小而脆弱的莖由於能够利用其他植物的現成的莖或其他對象，把大量的葉引到光照下。他表明，這種有益的適應決定於生存鬥爭，每一種植物都包含着成爲纏繞植物的『素質』。在論食蟲植物（一八七五年）這一著作中，達爾文第一次爲植物把昆蟲當作養料這樣的複雜適應作出了解釋。

就其世界觀來說，達爾文是一個自發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達爾文的歷史功績，在於他用自己的學說幫助唯物主義在對生物界的認識中戰勝唯心主義，並且用最豐富的自然科學材料和事實提出了自然客觀辯證法之令人信服的證據。恩格斯在論證自己關於自然界是辯證法的試金石以及關於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進行的著名論點時寫道：『這裏首先應當指出達爾文，他給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以最有力的打擊，證明了整個近代的有機界、植物、動物、因之也包括人類，都是幾千百萬年之久的發展過程的結果』（恩格斯：反杜林論，中譯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一頁）。可是，達爾文只是自發的自然歷史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並不積極地同唯心主義作鬥爭。他重視資產階級社會中佔優勢的關於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問題的庸俗偏見，因而在世界觀上陷入不可知論。如果把達爾文的哲學觀點同他的生活和活動的社會條件及其那麼矛盾的社會政治觀點聯系起來，那末，達爾文的哲學觀點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他從兒童時代就受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在社會政治觀點上最接近於民權黨。固然，從他的傳記中可以舉出不少的例子，說他勇敢而公開地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反動現象。早

在青年時代，他就對奴隸制抱着極其否定的態度，他對嘗試『把文明人變成基督教徒和奴隸』的天主教傳教士的行爲非常憤慨。達爾文在他的旅行記（一八三七年）中指出，歐洲的殖民者僅僅爲殖民地國家的居民帶來死亡和破產。他寫道：『凡是歐洲人足跡所到的地方，當地居民就似乎立刻受到死亡的威脅。當美國正在開始着北方反對南方奴隸主的戰爭時，達爾文的同情完全在北方各州一方。他宣稱，雖然這個戰爭將犧牲很多人的生命，但它具有取消黑人民族奴隸地位的崇高目的。達爾文是種族主義理論的堅決反對者。他對黑人的智慧和高尚品格以及對反對西班牙殖民者的印第安人的勇敢精神表示非常興奮，並公開地宣稱，只有『英國的文明野人』才能斷定，似乎規規矩矩的人都對奴隸制度感到興趣。達爾文深深敬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季米里亞捷夫在其到道恩村訪問達爾文的回憶錄中寫道：在他們的談話中，達爾文對俄羅斯人民給以高度的評價，並預言俄羅斯人民具有光明的未來，儘管達爾文具有這一切的進步特點和優點，但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和哲學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印上了資產階級局限性的痕跡：他不敢從自己的學說中作出任何徹底的唯物主義結論或政治結論，但他的學說涉及世界觀的基本問題，並在客

觀上推翻了關於創造世界和創造人的唯心主義和宗教式武斷。這樣就引起了人們對達爾文文學說和對他本人的迫害。達爾文不但受到威爾伯弗斯主教之流的教會黑暗勢力所迫害和鄙視，而且他的老師們也拋棄了他。當達爾文把人的起源和性的選擇一書寄給謝特威克教授的時候，謝特威克憤怒地把它退回，並宣稱，這樣的思想深深地污辱了他。德國的反達爾文主義者們爲了侮辱達爾文，鑄造了一枚鉛質的紀念章，在這枚紀念章上，達爾文被侮辱地描繪成笨拙可笑的人物。達爾文文學說的敵人們在巴黎科學院中兩次否決了接受達爾文爲名譽會員。正統的資產階級社會用盡一切辦法來侮辱和迫害這位科學家及其學說。達爾文不願同『社會』對抗，可以從下面的歷史事實看出來。馬克思爲了表明他對這位偉大自然科学家的尊敬，曾經把資本論的法譯本贈給達爾文。可是達爾文害怕自己的名字同偉大革命家的名字聯系起來，拒絕了這件禮物。作爲思想自由的堅決擁護者，達爾文認爲反對基督教的直接行動並沒有益處，只有人類智慧的逐漸啓蒙才會帶來最大益處。資產階級局限性的特點，也在達爾文文學說的很多錯誤的理論論點和結論中得到了某種反應。例如，達爾文毫無批判地接受了分明是虛僞的和深深反動的、爲資本家剝

創勞動人民作辯護的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理論』。達爾文根據偽科學的馬爾薩斯人口過剩公式，宣稱（這是嚴重的失算）種內生存鬥爭是自然選擇的基本因素之一和生物界發展的最重要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指出和強烈批判達爾文的這種嚴重的失算。後來，車爾尼雪夫斯基、梅赤尼科夫和其他具有進步思想的俄國科學家們也指出了這一點。魏斯曼主義者們和摩爾根主義者們故意地加深了達爾文的這項錯誤，廣泛地利用這項錯誤在生物科學中宣傳自己的反動思想。反動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們也抓住了達爾文學說的馬爾薩斯主義因素，他們甚至創造了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思想的一個特殊方向——社會達爾文主義。由於魏斯曼、摩爾根主義粉碎的結果，達爾文的錯誤的有害後果被揭明了。李森科院士證明，除了遺傳性及其變異性以外，自然選擇的基本因素之一是生存性，而不是神秘的種內生存鬥爭。達爾文的這些巨大錯誤，是同他對生物界發展過程的不正確和片面理解有關的。達爾文公正地擯斥了居維葉的反動的激變理論，同時又斷定，自然界中一切的發展都只是進化的，沒有飛躍和革命。達爾文在其工作中依靠了 *natura non facit saltus*（『自然無飛躍』）這一虛偽的格言，可是他引證的關於生物種的起源

和發展的事實材料是顯然同這個錯誤論點相矛盾的。達爾文所利用的客觀事實資料，導致了唯一的結論：生物種是統一鎖鏈的一些間斷環節，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過渡。然而，達爾文根據他對發展過程的片面理解，竟違反事實地斷定：各個相近種之間的過渡階段必然存在於自然界中。斯大林第一次指出並批判了達爾文對發展過程的局限理解。斯大林在其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寫道：『……達爾文主義不僅擯斥居維葉的激變，而且擯斥包括革命在內的、按辯證法來瞭解的發展，但從辯證方法觀點看來，進化和革命、量變和質變乃是同一運動的兩個必要形式』（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中譯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八五頁。）李森科用實驗證明：在物種形成過程中，一個種到另一個種的轉變是飛躍式地發生的，這些種之間沒有任何過渡類型。達爾文錯誤地認為，種這一概念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真正的種的客觀真實的反映，而僅僅是研究家們爲了便於分類而虛構出來的主觀概念。達爾文的這種不正確的觀念，顯然不符合於他的關於物種起源和發展的學說的客觀內容，這個學說所處理的不是主觀的概念，而是自然界中真正存在的種。